

世界文學名著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薩 伐 格 著
孫 寒 冰 譯

A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By
STEFAN ZWEIG

Translated by
SUN HAN PING

世界文學名著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81248)

世界文學名著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一冊

A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Stefan Zweig

譯述者 孫 寒 冰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五〇〇八

徐

譯序

薩伐格 (Stefan Zweig) 於一八八一年生在維也納。他的父母是猶太人。家境寬裕，受了充分的教育，還有餘暇遊歷羅馬、巴黎、倫敦、佛羅稜斯、柏林；據他自己說，這純粹是出於好奇心。大戰時，他的非戰作品被政府禁止，他覺得唯一出路乃是象徵主義和憑藉歷史的諷喻，他的劇本 Jeremiah 就是依此而作的。他在一九二九年美國版的序文上說：『我要覓取社會所沒有聽見過的、看不起的、和嘲笑的人做我們的象徵，而這個象徵我已找到了，是在我們的聖書中，在我的民族最初的原始中，在反戰者中一個最爲崇高的 Jeremiah 的身上』。大戰後，世界頓變；親切的友人不能立即了解新興的一切，多半消亡於瘋狂的生活中；他乃

從孤零和傷感悟入人生的新價。他離開維也納，住在薩爾斯堡，安排寫作的程序，調整他自己在創作和意念上的發展。他雖缺少系統的人生觀念，但他幻想豐富而又不平凡；他已被列入大陸作家的前茅。作品已有多國語文的譯本：法文本的有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的序；俄文的已有全集，由高爾基 (Maxim Gorky) 作序。

本文譯自 Eden and Cedar Paul 的英譯本 (一九三三年出版)。他的其他重要作品，除短篇小說集外，有衝突，是性心理的研究；三大師，述評 Balzac, Dickens 和 Dostoevsky 的生平與著作；Anok，短篇小說，描寫一個白種人在荷屬東印度遭逢的慘劇；Paul Verlaine, Emile Verhaeren, Romain Rolland, Joseph Fouche, Marie Antoinette 等評傳。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原书空白页

著名小說家R到山中去休假了數天。回到維也納，正當晨光曦微；他在車站上買了一份報紙，偶然瞥見報上日期，方纔記起這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一了！」——這感想電光映過他的腦海。可是他並不感覺到什麼快樂或悵惘。他叫了一輛汽車，在歸途中隨意翻閱報紙。到家以後，僕人告訴他，在他離家的幾天裏，有幾個人來拜訪過他，有幾處電話來詢問他。還有一大束的來信等他拆看。他隨便將那束信翻了翻，拆閱了一兩封，因為他所關心的只是發信者的名字；可是其中有一封又厚又重、筆跡很生疎的，他卻拿來放在一旁。他轉身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張安樂椅上，喝了早茶，看完了報紙，又翻了翻通告之類的信件。於是燃着了一支雪茄，開始閱讀那封厚重的信。

這與其說是一封普通的信，不如說是一束文稿；字體潦草，有

幾十張之多，並且是女人的手跡。他不自覺地重又將信封查閱了一下，恐怕另外還有信札遺漏在內。但是並無另外的信札，而且信面和信內既未署名，也無發信的地址。「真奇怪！」——他一面開始念那束信稿，一面心裏那樣想。信上劈頭第一句是：「給不認識我的你」。他真莫名其妙了。這信是寫給他的嗎，還是寫給另一假想的人的呢？這立刻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就念下去：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三天三夜我和死魅扭奪這脆弱的小生命。在連續的四十小時中，當流行感冒症震裂着他那可憐的發燒的身體時，我坐在他的床邊。我用冷的濕巾終日終夜地壓在他的額上。我緊緊握着他一雙抖顫的小手。到了第三個晚上，我是精疲力竭了。我的眼睛不自覺地閉闔起來；想來我定在硬凳上睡了三四個小時。這時候，死魅攆去

了他。我心愛的小寶貝，他躺在那狹小的床中，和他剛死去時一樣。只是他的眼睛掩閉着，他那聰穎的黑燦的眼睛；他的手交叉地橫在胸上。在床的四角，燃燒着四支蠟燭。我不忍睜視，我不忍移動；因為燭光閃爍的時候，陰影就在他的臉上和緊閉的嘴唇上往來追逐。看上去好像他的身體在顫動，我幾乎以為他並未死去，以為他會甦醒過來，用他清亮的聲音說些天真可愛的話。但我知道他是死了；我決不再看他了，免得多希望一次多加一重沮喪。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的孩子已在昨天死了。而今我在世上所剩下的只你一人；只剩下你，不認識我的你；戲弄世事怡然自適的你。只剩下你，從不認識我而是我一直心愛的你。

現在我又燃了一支蠟燭，伏在桌上寫信給你。我孤寂地伴着我死去的孩兒，若不把我心裏的一切盡情吐露出來，怎麼能忍受呢；在這悽斷的時候，若不向永遠是我所最心愛的你吐訴，又向誰吐訴呢？也許我永

不能使你明白。也許你永不會明瞭我。我覺得頭重如沉；顛顛跳躍；遍身疼痛。我想我定在發熱。這裏的感冒症猖獗得可怕，或許我已染到。假使我能就此追隨我兒於地下，省得自己來了結自己，我是決無悔憾的。有時覺得眼前一陣昏黑，或許我不能完畢此信；但我將竭我的精力，在這一一次而且是最後的一次，和我心愛的你、從來不認識我的你一談。

我只願和你一談，把我的一切第一次告訴給你。我要你知道我的全個身世，要你知道那始終屬於你而你全然不知的生命的一切。但是我的祕密，要在我死了以後，方始讓你知道，那時，你可無庸向誰答覆；假使現在寒熱交加地震裂着我的肢體的病象確已成爲我的致命傷時，我方始令你知道我的祕密。倘若我還繼續活着的話，我定把這封信撕去，嚴守我始終嚴守着的緘默。你若拿到這封信，你就可知道，一個已死的婦人是在向你敘述她的身世；星柳告訴你那自始至終全都屬於你的生命的

過去。你不必害怕我的話。一個已死的婦人是不要什麼的；既不要求愛情，也不要憐憫，也不要安慰。我只懇求你一件事，懇求你完全相信我被心中的痛苦逼着向你吐述的一切。請你相信我的話，因為我不再要求你別的；一個母親，在她唯一孩兒的死榻旁邊，是不會說謊的。

我的生命直至第一次看見你的那天方才開始，我現在要把這個生命的整個歷程向你傾述。回憶未遇見你前的景況，只是些模糊幽暗的印象；那時的景象，回想起來，宛如充斥着毫無生趣的事物的地窖——一個與我絲毫不關痛癢的所在，你出現在我生命中的時候，我是十三歲，那時，我住在你現在住的房屋中，即你現在讀此信——我生命的最後一次呼吸——的房屋中。那時，我和你住在同一層樓上，我們房間的門正對着你的。你當然記不起我們了。你一定早已忘記了那穿破爛喪服的帳房先生的寡婦，和那面目瘦削尚未長成的女孩子。我們總是非常恬靜的；

我們真是所謂「式微而知禮」的人家。也許你連我們的名字都沒有聽見過，因為我們的房門上既沒有放置名片，也從未有人來探望過我們。況且這又是許久許久以前的事情，說起來已經有十五六年的光景了。你決無想得起的道理。可是我呢，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記在我的心頭。我回到第一次聽見你聲音第一次睹見你容貌的那一天那一時辰，歷歷如在目前。那時就是我生命的開始，我怎麼會忘記呢？請你耐心一些，待我把一切從顛至末告訴你聽。請你在這短促的片刻中，對於我所說的話，千萬不要厭倦，因為我一生愛你，從未厭倦過。

在你搬來以前，住在你房子裏的那對夫妻鎮日吵架，真是可厭。他們自己雖也窮得可憐，但因為我們不和他們來往，便嫌惡我們的貧賤。那個男子喜歡喝酒，喝醉了便虐待他的女人。我們時常從睡夢中被他們飛椅摔碟的喧聲吵醒。有一次，他把她毒打得鮮血淋漓，她散着頭髮向

樓梯口奔逃，她的酒醉的丈夫就詈罵着追她，直至鬧得全房子的人都跑到樓梯旁，以喊警察的話來囑嚇他，他纔罷手。我的母親絕對不願意和他們來往。她不許我同他們的孩子們玩耍，因此他們的孩子們常常借端找我出氣。他們在街上遇見我的時候，就破口謾罵；有一次，他們拿一個堅硬的雪球投擊我，把我的額部打傷。全房子裏的人都厭惡他們；有一天忽然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我想是那個男子爲了偷竊而被逮捕——使他們不得不搬走，我們都覺得非常高興。大門口貼了好幾天的『召租』條子。但不久那個條子就被撤去了；管屋子的人告訴我們說，那幾間房子已經租給一位著作家，他是一個尙未結婚的人，將來搬進來後，必定是很安靜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你的名字。

過了不久，那幾間房子被打掃得乾乾淨淨，接着來了幾個油漆匠和裝潢房間的人。他們自然都非常噪雜，但母親卻很高興；她說，從此對

鄰不再會擾亂我們了。在搬移的時候，我並未見到你。室內的裝潢和陳設都由你的那位身材矮小舉止莊嚴的白髮老人家指揮辦理，他一望而知是久在上等人家服役的僕人。他處理一切事情，井井有條，我們都非常佩服他。像他那樣的上等僕人，在我們郊外住屋中是不經見的。他非常有禮貌，但他從不和一班普通的僕人混在一起。他對我的母親自始就很恭敬，把她當做體面人家的太太看待；就是對於小孩子的我，也總是很客氣的。他一提到你的名字，從他語氣中就可看出他對你是具有一種忠誠老僕的感情。爲了這個，我很敬愛這位老約翰，但同時我也很嫉妬他，因爲他有時時親近你和服侍你的權利。

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把這些無謂的事情喋喋不休地說給你聽？我要你知道，當我還是一個羞怯的孩子時，你的人格就開始對我發生這樣大的力量。在未見到你以前，我總覺得你的頭上環繞着一輪靈光。你的週

遭似乎裹着富有、奇異、與神祕的氛圍。見聞褊隘的人們是好新奇的，所以這郊外住屋中的我們都熱切期待着你的降臨。有一天下午我從學校回來，看見停在門前的搬場車，我的好奇心簡直達到了沸點。笨重的東西大半已經到了樓上，搬運家具的人正在搬移較小的物件。我站在門口，目不交睫地凝視着，心裏說不出的景慕，因為你的每一件東西都和我素來所見到的不同。有印度的塑像，意大利的雕刻，大幅的色澤鮮潔的彩畫。還有許多可愛的書籍，數量之多，真出於我的想像之外。這些書都堆在門旁。一個男僕站着很小心地把每一本書拂拭一過。我癡呆地看着他把拂拭過的書堆積起來，捨不得走開。你的僕人固然沒有趕開我，但也沒有鼓勵我的暗示，所以我雖很想去撫摸這些書的光滑的皮面，卻不敢動手。我膽怯地將這些書的名稱偷看了一眼；有許多是法文書和英文書，還有許多我完全不知道是那一種文字的書。要不是母親喊我進去

，我真願意一直站在那裏看。

我雖尚未見到你，卻徹夜地想念你。我自己總共只有十幾本不值錢的紙面書，而且都已破損不堪。但我愛惜牠們甚於世界上一切其他的東西，把牠們不斷地讀了又讀。我暗想，一個人有這樣許多的書，有這樣廣博的知識，通曉這許多種文字，這樣有錢而又這樣有學問，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一想到你有這麼許多書，便對你起了無窮的敬意。我在腦中設法描畫你的模樣。我想你一定和我教的地理教員一樣，是一位鼻梁上架着眼鏡，頷下滿是又長又白的鬍子的老先生，不過你要比他來得仁慈、美觀、和溫雅。至於我爲什麼一面以爲你是一位老先生，一面卻認定你是一個美男子，連我自己亦不知其所以然。那個晚上，我第一次夢見你。

第二天，你搬進來了；但我雖是留神守候着，卻未窺見你面，這更